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書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其他活動－展覽）

德國慕尼黑「TALENTE 2007」
參展工作報告

服務機關：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
姓名職稱：所長 林正儀
館務員 謝靜怡
派赴國家：德國慕尼黑
出國期間：民國九十六年三月六日至
三月十四日
報告日期：民國九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緣起

本所自二〇〇三年三月獲得台北德國文化中心贊助派員赴德考察後，便積極與主辦「TALENTE 競賽特展」的德國「慕尼黑與上巴伐利亞工藝協會」（Handwerkskammer für München und Oberbayern）接洽，而成為本項競賽在台灣地區的聯絡單位。自二〇〇四年起，本所開始統籌辦理「TALENTE 競賽特展」台灣地區的徵件與評選事宜。自二〇〇五年至今，每年台灣皆有青年工藝家入選，入選者亦在文建會及本所的獎助下前往德國展場觀摩考察，雖然至目前為止僅辦理了三屆，卻引起國內各大專院校相關系所的重視與關注。

本所主要任務之一乃是在於培養工藝與設計人才，辦理此項競賽不僅可供本所發掘台灣地區的工藝新秀，亦可藉此獎勵具有創意與技法的年輕設計師。去年本所已經將本項工作列為每年重要例行業務，除了辦理徵件事宜、獎助入選者之外，亦在入選作品運送回國後，為其舉行聯展，以期與國人分享入選者之榮耀，也讓其他意欲參加國際競賽之工藝創作者有一參考與範例可循。

2007 年慕尼黑國際工藝大展在公車站的廣告

二、TALENTE 競賽特展簡介

（一）類別與獎項

「TALENTE」特展自一九七九年舉辦至今已有將近三十年的歷史，類別分為「科技」與「造型設計」兩大類，科技類的參賽資格為年齡三十五歲以下，而造型設計類則是三十歲。造型設計類又細分為玻璃、鑲嵌、陶瓷、人造材質、漆器、皮藝、金屬、傢俱、首飾、玩具、排版印刷與書籍裝訂、織品等十二種，此分類細項會依每年參賽作品而有些微變動。本項特展的特殊之處乃在於遍佈全世界的聯絡網，在各個國家的聯絡單位協助之下，本項競

賽可在初選階段就確保展品的品質與多樣性。複審則是在展出期間進行，通過複審者可獲得「巴伐利亞獎」（含 5000 歐元獎金）或是「TALENTE 獎」。

展場西區入口

展場一隅

今年共有四百多件來自二十七個國家的作品參賽，入選作品九十五件，此乃是「TALENTE 競賽」近年來參賽國家與件數最多的一次。不過，以「TALENTE」遍佈世界各地的聯絡網與每年的參賽件數來看，其規模應是其他同類型的國際競賽所難以望其項背的。

（二）參賽資格與評審標準

本項競賽乃是特別為有技巧與造型能力的年輕人（三十歲或三十五歲以下）所設的比賽。本競賽僅要求參賽者的年齡上限，對於參賽者的學歷與經驗並無太多限制，意即在於不使參賽者的創意與技巧受到局限。不論是在原創性、技法的純熟度與造形，「TALENTE 特展」之評選委員會皆是以「極限」為出發點，以尋求新的趨勢與可以將其作品發揮至極至的創作者，俾展現年輕人令人驚奇且出乎意料之外的創意與設計。「TALENTE 特展」以新奇幽默的方式帶領參觀者進入年輕工藝家們的造型與創意世界。它不僅提供參觀民眾當下趨勢與最新潮流的訊息，它也常是工藝界新生代進入職場或是開創藝術事業的重要跳板。德國主辦單位亦表示，舉辦此一鼓勵造型藝術界與科技類後起之秀的競賽，使他們多年來一直都受到國際上各個知名教育機構的熱烈迴響與肯定。

挪威的陶瓷入選作品

（三）入選與得獎作品

今年的參賽國家以德國入選二十件最多，其次為澳洲及比利時，兩國皆有八件作品入選；以類別來看，則以編織二十三件為入選最多的一類，其次

為首飾與陶瓷類，兩者各有十九件與十五件入選。

Esther Lord 為本年度「巴伐利亞獎」與「TALENTE 獎」的雙料得主

在展覽期間，一個由各國專家學者所組成的評審團評選出優選作品，並授與「巴伐利亞獎」（含五千歐元獎金）或「TALENTE 獎」。今年的英國的 Esther Lord（一九八一年生，金屬）不但贏得了「巴伐利亞獎」，亦獲「TALENTE 獎」，其餘的「TALENTE 獎」得主則為：科技類為德國慕尼黑科技大學的團隊 Florian Hagemann（一九七八年生）、Benjamin Ferstl（一九八五年生）與 Jannik Weis（一九八九年生）獲得，造型設計類則是德國的 Kathrin Ott（一九八〇年生，織品）、澳洲的 Cobi Cockburn（一九七九年生，玻璃）、日本的生田真弓（一九七九年生，漆器）、荷蘭的 Esther Nijdam（一九七九年生，玩具）、Jeroen Wand（一九八五年生，傢俱）與比利時的 Dries Lambert（一九八一年生，金屬），連同 Esther Lord 共八件作品得獎。

生田真弓的得獎漆器作品「Sunshine」，一組八件

本所於二〇〇五年起擔任本項競賽於台灣地區之聯絡單位，成為日本之外第二個亞洲參賽國。近年來在各方面都甚為積極的韓國，亦於去年首次有入選作品，成為第三個亞洲參賽國家。其中日本入選的漆藝類作品連續兩年皆獲得「TALENTE 獎」，此趨勢除了可供漆器作品同樣精良的台灣參考之外，亦展現了在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後「東風西漸」的亞洲熱已感染了歐洲的工藝界。

TALENTE 2007 入選者與聯絡人專用休息室

今年在九十五位入選者中，有六十位親自來到了展場。主辦單位在展場旁設置的入選者與各國聯絡人休息室有免費的飲料餐點無限供應，讓各國的

藝術家可以在此休憩與交流，可謂設想周到。另外亦在慕尼黑市中心的著名老餐廳安排餐會，入選者一方面可以藉此認識慕尼黑這個城市，一方面也可進行面對面的交談。

三、台灣入選者及作品

今年共有三位入選：

(一) 蔡依珊

一九八一年生，現就讀於台南藝術學院應用藝術研究所金工創作組。入選作品名為「飾盤」(一組三件)

材質：紅銅 技法：鋸與彎折、紅銅鍍銀 尺寸：每件約 4 x 22x 25 cm

動機：在一次容器的課程裡，學習到 rhinoceros 的 3D 繪圖軟體，在作品的構想狀態，皆可由電腦來進行預視，於是我朝著製作盤子為主題，先以 3d 繪圖後，以紙材打板，來達到預視效果。確定之後，再著手以金屬製作。

理念：我的出發點非常簡單，是以「鋸一刀」的概念去製作，我在一片正方形的銅片上，鋸出我在 3D 繪圖軟體畫好的圖形輪廓線，然後再將金屬彎折，便產生出富有創造力的原生造形，並且保持板材的完整性。隨著「鋸一刀」軌跡的不同，再加上不同的彎折方式，便可產生出千變萬化的單位形態；平面的銅片，藉由優美的鋸線軌跡，彎折成弧度優美，且帶有空間感的單位造形。當我將些單位元體任意排列組合時，便會再產生出不同的變化效果來，於是我用一個簡單的技法，卻得到豐富且有變化的造形體。

材質：在這些作品裡，我用的是 0.5mm 厚的銅片，在這整個作品完成後，我在表面鍍銀，以增加作品的質感。

技法運用與特徵：我運用最簡單的技法，「鋸與彎折」，再以鉚釘、及螺絲將各個單位元組合起來，由於圖案本身帶有中國傳統裝飾圖案的意象，加上簡潔的技法，則更充份的展示出金屬的特性來。

使用場合：此件作品中，我用的都是同一單位元，在此我是將它做成裝飾成分較重的盤子，隨著不同的組合，尚可演變出其它不同的用途來，例如做為首飾、燭臺、或是其它容器，是一個非常有變化、有趣及富有創意的作品。

（二）林嘉容

一九七八年生，畢業於國立台南藝術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纖維創作組，目前是「ZON」纖維工作室的負責人。入選作品名為「我們小的時候」。

材質：螺絲線、不織布、玻璃 技法：電腦刺繡 尺寸：38x50x50 cm

手翻黃曆，笑呵呵的媒人

嘴裡叨唸著

不像一家人 不進一家門

從未謀面的路人

急奔而來驚呼著

你們有張夫妻臉

產房前的我，不需幻想

也勾勒得出

我們的孩子

就長這個樣了唄

技法特徵：利用電腦運算與記憶能力，使用 CMYK 四色，解構彩色圖片，將傳統女紅—刺繡藝術，提升至另一境界。

（三）吳芳義

一九七八年生，畢業於國立台南藝術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纖維創作組，目前服役中。作品為「後 Model」（一組八件）。

材質：金蔥布、棉布、提花布、繡線、珠子、亮片、輸出布、緞面布、鈴鐺

技法：電腦刺繡、貼布繡、針車縫、雷射轉印

尺寸：每件約 90 x 203 cm

<後 MODEL>中的「後」指的是反與去除之意，「model」指的是原型；引申為標準的。完整的語句是去除標準的，以重新正視多元的樣態。我以寫實影像輸出的扶桑花以及印花布料上的寫實與圖像化的扶桑花，兩者並置與拼貼，結合刺繡著「男字花紋」的男性軀體剪影。花紋成為我作品中性別意識的圖像。美麗動人的刺繡花紋由甲骨文、金文、小篆、大篆、隸書、草書、行書、楷書等八種字體的男字拆解成田與力兩個元素，顛覆象形文中對男人的解釋，在田中拿著工具出力的人。重組為中心具有一個花蕊（田），

外圍以（力）分布成四瓣、五瓣、六瓣、七瓣、八瓣的五種花型圖像，形成所謂的「男字花紋」。「男字花紋」模擬花朵的造型，象徵性別形象的模糊狀態，暗示性別的融合與和諧。花朵的意象總是與女性特質相連結，其氣味刺激著性的想像，男人具有女人的氣味但依舊還是男人。氣味與記憶碰撞，誘發出潛意識對愛慾的渴望。在新馬克思主義者馬庫色（H. Marcuse）的愛慾論中，愛慾是原慾與性慾完美結合的理想狀態。

作品中運用輸出圖片與布料間的扶桑花朵，暗示著超現實的拼貼不過只是現實的慰藉－夢境。而佛洛伊德說，夢境是最真實的現實。布片與布片之間的拼接與重疊，在圖像上創造出，不真實的場景。滿足了，抽象意識上的真實情感需求。有時可以被看成單一的布塊，玩味著布塊上的花朵，不成具體的外形但卻耽溺著。有時循著布塊之間的接縫線，在視網膜上串連成完整的形，可被模糊地辨識著外輪廓，但卻被花朵切成大小不一、乎近乎遠的馬賽克拼貼畫面。手縫一片片塊狀的布片，與拼貼慣用的貼黏手法相比較，前者不只保留了布料的皺折感，更因手縫使得針縫處的布面與線，產生張力的拉扯，增加了情感的熱度與渲染力。

紅色扶桑花與綠色扶桑花在我的作品中，成為我的情慾符號。組構拼貼出我抽象的真實世界，尋找隱含著真理的超現實世界。再現我內心的情慾狀態－尋求社會認同與自我認同之間分裂著。

中式裱褙的捲軸，結合金色的金蔥布。華麗的裝飾感，帶出經典的、典雅的中式書畫反向的思考。有一股反動，在暗暗流竄著。或許不同於儒家思想的矜持美德，卻也調配出五味雜陳的味蕾刺激。男男性愛的故事文本自古以來，中華文化道統中，如過街老鼠般不見容於大雅之堂，粗俗敗德，乏善

可陳。於是乎華麗俗艷成爲我粉飾中式男男性愛的最佳工具，只爲再現後現代的情調—怪異的、美麗至極的全新美學。中式古典混搭著台式俗艷，全然的怪誕混血兒。絲毫也不想醜化男男性愛，只願真實突顯同性愛的生存樣態。一種過度粉飾的美，粉飾的背後藏著數不盡的哀愁。

個人自我的性意識，是一段對性原慾的內在制約的過程，經由社會共識形成的性權威、性制度與性知識，三者共同制約並決定個人外顯的性態度與性行爲。在〈後 **MODEL**〉的作品中，有一個中心的概念是去除主流社會爲了經濟考量（同性性行爲對於異性戀性行爲，所形成的最大威脅，不正是人類社會得以延續生存、生育率高低等，屬於經濟方面的威脅嗎？）以政治、宗教、道德等權力，強奪個人的性意識自主權。而性行爲正是展現個人性意識的外顯指標。

去除標準的、原型的（**model**）性意識；重新回復性意識的自由。性意識的自由早已成爲人權社會自由開放或極權封閉的關鍵性指標，心理與生理的自由，只是人權社會中最基本的普遍性指標。假使一個社會無法容納差異性意識的存在（如同性情慾與性行爲），也就赤裸裸曝露出主流社會是個偽善的社會，表露其無法展現博愛弱勢族群與邊緣族群的包容性。

四、Vitra 設計展覽館與椅子之城 Weil am Rhein

Vitra 設計展覽館（Vitra Design Museum）位於德國萊茵河河畔的邊境小城 Weil am Rhein，隸屬於 Vitra 企業。Vitra 企業在近代建築與設計之發展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與貢獻，而對於其所在地 Weil am Rhein 的經濟、文化及觀光更是深具影響力，本所在慕尼黑行程結束後亦至此地參觀，以爲本所推廣地方文化與社區總體營造業務之參考。下面將分別就 Vitra 企業之歷史與建築、

Vitra 設計展覽館與其設計理念及 Weil am Rhein 與 Vitra 企業之相互關係作一介紹。

Weil am Rhein 在城市邊緣的大樓上畫上
巨型的椅子，並寫著「椅子之城」

(一) Vitra 企業之歷史與建築

Nicholas Grimshaw 設計的廠房

一九三四年，威利·費爾包（Willi Fehlbaum）在瑞士的巴塞爾（Basel）接管了一家專事商店建設的公司，一九五〇年他便在南德靠近瑞士及法國邊界的 Weil am Rhein 成立了 Vitra 企業，繼 Charles & Ray Eames 夫婦之後，Vitra 陸續引進知名設計師如 George Nelson、Verner Panton 等人所設計的傢俱。一九八一年一場大火燒毀了 Vitra 企業的廠房，威利·費爾包的接班人羅夫·費爾包（Rolf Fehlbaum）請來英國高科技流派（High-Tech）的建築師尼可拉斯·葛林修（Nicholas Grimshaw）重建廠房。葛林修所設計的高科技廠房正好符合了 Vitra 企業的理念，因此，在第一座工廠完成後，葛林修即擔負起發展 Vitra 企業園區的重責大任。一般人對工業區或科技園區的普遍印象大多是一片集體相似的灰色建築群，但就在一九八四年，瑞典普普藝術大師 Claes Oldenburg 及 Coosje van Bruggen 夫婦在 Vitra 企業園區豎立起一座名為「Balancing Tools」的戶外雕塑作為羅夫·費爾包送給父親的生日賀禮之後，從此改變了 Vitra 企業園區的發展。

Claes Oldenburg 與 Coosje van Bruggen 夫婦一九八四
年設於 Vitra 園區入口處的雕塑「Balancing Tools」

「Balancing Tools」引發了新的建築構想。相異但並非任意而為的建築群要相互呼應，而且要使園區因活力與獨特而與眾不同，這就是 Vitra 企業賦予每個建築師的任務。Vitra 的建築理念是對於傳統工業區內建築群枯燥及集體認同性的反向思考，集體性應該脫離單一與統一的限制。

Vitra 企業位於德、瑞、法交界之三角地帶的廠區自此開始由葛林修、法蘭克·蓋瑞(Frank O. Gehry)、薩哈·哈蒂(Zaha Hadid)、安藤忠雄(Tadao Ando)及阿瓦洛·西薩(Alvaro Siza)等世界級的知名建築師共同規劃，原本為工業性質的廠區因而發展成當代各個流派建築物林立陳列的園區，這些造型各異其趣的建築物也達到了現代建築設計的高峰。

Frank O. Gehry 於一九九一年為 Vitra 企業設計的「建築體」(Gebäudekomplex)

被譽為建築界編舞師的加州建築師法蘭克·蓋瑞在歐洲的第一個作品便是 Vitra 園區內的「建築體」(Gebäudekomplex)。這個由塔樓、斜面及立方塊所組成的「建築體」包含了一座工廠、警衛室、會議室及 Vitra 設計展覽館。它流線動感的外型並非隨意堆砌出來的，而是根據功能與採光的需求而設計的。

一九九三年英裔伊拉克籍的女建築師薩哈·哈蒂因其在 Vitra 園區內的建築「消防屋」(Feuerwehrhaus)而聲名大噪。雖然它位於園區的最盡頭，但卻不是被孤立的建築。哈蒂取材於自然，並將園區的角落延伸至大自然。園區外鄰近的民宅建築風格在無形中也受其影響。

英裔伊拉克籍的女建築師 Zaha Hadid 在 Vitra 企業園區內的作品「消防屋」(Feuerwehrhaus)。

安藤忠雄於 Vitra 企業園區內的作品「會議亭」(Konferenz Pavillon)。

一九九三年日本建築師安藤忠雄在日本以外的第一棟建築「會議亭」(Konferenz Pavillon)在 Vitra 園區內落成。造型簡單穩重的「會議亭」與旁邊繁複流暢的 Vitra 設計展覽館成了兩極化的對比。在櫻花樹的圍繞下，「會議亭」除了作為教育訓練及會議場所外，也是課後與會後休憩的最佳地點。

紅色建築為葡萄牙建築師 Alvaro Siza 一九九四年於 Vitra 企業園區裡的作品「Fabrikationshalle」。

葡萄牙建築師阿瓦洛·西薩在一九九四年的作品是 Vitra 園區內最新的建築。在解構主義大師法蘭克·蓋瑞與薩哈·哈蒂及高科技風格的葛林修等建築師作品的環繞下，西薩以荷蘭的磚塊設計了一棟令人回想起十九世紀工廠的保守建築，上方的拱架通往葛林修所設計的廠房，雨天時，拱架右方的遮雨棚便會下降。

(二) Vitra 設計展覽館與其設計理念

Vitra 企業成立五十多年來，所生產的傢俱在許多成功企業與組織及設計領域相關人士的家中都可以見到。不論是在辦公室、家裡或是路上，Vitra 傢俱的設計目的皆在於塑造一個振奮精神、具創造性而且健康的工作環境。其設計的過程包含了對科技、人體工學、生態及社會的理解，所以它生產的產品不僅在技術上是創新的，還兼具了高品質與持久耐用的訴求

Vitra 設計展覽館入口

Vitra 設計展覽館可算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設計博物館之一¹，它位於法蘭克·蓋瑞所設計的「建築體」一、二樓，佔地共七百平方公尺，收藏了

¹ Vitra 設計展覽館除了 Weil am Rhein 的本館外，二〇〇〇年六月亦於柏林設立分館。

超過三千件現代傢俱之經典作品。工業時代以來的每件經典傢俱，從十九世紀工業化量產的產品、功能主義時代的設計、一九八〇年後現代主義的作品到當代的傢俱設計，都可以在這裡找到其代表性的作品。而這些典藏的傢俱如椅子、燈及其他室內設施也是 Vitra 設計展覽館最重要的工作依歸。展覽館多元化的計劃案涵蓋了工業傢俱設計及相關領域的發展與歷史，持續更新的展覽主題包含了建築、藝術、社會及外國文化等，而展覽也會至世界各地巡迴展出。除了展覽之外，Vitra 每年還為設計師、喜愛設計的人士及兒童們舉辦工坊研習活動。

Vitra 另外還有一個藏書豐富的專業圖書館及收藏照片、圖表、專利證書、海報及公司型錄的檔案室可供研究使用。其出版社也出版專業書籍、海報及明信片等，並出售以六比一尺寸、完全比照原件材質製作之經典傢俱模型。

（三）Weil am Rhein 簡介

Vitra 企業的所在地 Weil am Rhein 位於德國緊鄰瑞士及法國的邊界，因萊茵河流經，加上地形與氣候適合，長久以來 Weil am Rhein 一直是以製造葡萄酒為其主要產業。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因鐵路的興建，Weil am Rhein 漸漸由農村轉變為都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鐵路局在這裡興建了員工住宅區，幾百名鐵路局員工的遷入改變了原先居民的產業結構，Weil am Rhein 也因此而成為工業城。

一九八三年 Michele De Lucchi 設計的椅子「First」，是系列傢俱設計中少數屬於後現代主義的作品；看起來十分輕巧，但結構卻很穩固。位於 Weil am Rhein 遊客諮詢中心的屋頂，旁邊牆上仿照其大小所繪的圖案令人莞爾。高二點七公尺，與原件比例為三比一。贊助商為 Weil am Rhein 經濟與觀光協會，製造商為 Köberlin 有限公司。

直到一九五〇年 Vitra 企業在此設廠後，Weil am Rhein 從此與椅子結

下不解之緣。Vitra 企業除了生產傢俱外，還收藏了上百張近代最重要且具代表性的椅子。九〇年代，當 Vitra 企業園區內之建築逐一落成後，它便成了 Weil am Rhein 最主要也是最著名的景點，每年都吸引了國內外無數的遊客到此參觀，對於主修建築與設計的學生而言，這裡更是他們夢想的朝聖之地。原先被視為「鐵道工之城」的 Weil am Rhein 形象因而改變，Weil am Rhein 已經和「設計」一詞密不可分。



一八九七年 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 設計的坐椅。設計的背景是英國格拉斯哥（Glasgow）在 Argyle Street 上著名的「楊柳茶室」（The Willow Tea Room），因此取名為「Argyle Street High Back Chair」。這張結實的橡木坐椅一方面反映了 Mackintosh 對於當時英國美術與工藝運動的支持，另一方面則從它修長、由上漸細的椅背可看出日本風對當時的影響。高二點〇六公尺，與原尺寸之比例為一點五比一，本張坐椅位於 Adler 餐廳及旅館之間的巷道上方，Adler 餐館為其贊助商；Karl Heinz 工廠負責製作。

為了使當地的居民參與城市的市場策略及轉換對椅子的看法，每個人都有機會選擇適合自己形式的椅子並將其展示在適當的地點，藉此建立起市民對這個城市的認同感，也可促使外來的訪客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一

個想法促成了「椅子之城」的計劃。目前已有超過二十家商店、餐館及中小企業加入了這項計劃，他們以贊助商或製造商的身份將 Vitra 企業所典藏的椅子依實際材質及比例放大一點五至八倍後，展示在廣場、陽台或屋頂上來裝飾點綴這個城市。Vitra 設計展覽館負責椅子的挑選與監製，以確保這些經典坐椅比例的精確性及原創性。

由義大利設計師 Aldo Rossi 所設計的椅子 Parigi 乃是典型的觀賞用座椅，其造型上的價值要比實用性高得多。這張帶有卡通趣味的椅子具有一種娛樂性的諷刺，而這也是後現代設計的主要特徵。他一方面展現了由黑色粉刷鋁架所構成的變形幾何圖案，另一方面也在紅色的亮面塑膠軟墊與鮮明的稜角之間呈現出對比。椅子高六公尺，與原件比例為七比一，位於 Weil Rhein 主要大街的 Sparkasse 銀行前，贊助商即為 Sparkasse Markgräferland，製造商為 Bodack 裝配廠。

一九九九年在一場國際性的記者會中，Weil am Rhein 完成了九張椅子的落成典禮，並獲得十分廣大的迴響，直至今日，已有二十張 Vitra 企業的典藏坐椅成了 Weil am Rhein 及其鄰近幾個小城²的公共藝術，而且未來還會繼續增加。

Weil am Rhein 與當地的 Vitra 等中小企業及各店家合作，讓居民用椅子來佈置他們生活的城市，「請來 Weil am Rhein 坐坐！」（Nimm Platz in Weil am Rhein!）並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或是客套話，而是這個城市文化藝術的一部份，也是居民對此城的肯定與認同。

如此一個地方政府與民間企業的合作計劃，不僅成功地營造了城市的地方特色，也推動了當地觀光產業及文化的發展。台灣歷經了七〇與八〇年代的經濟起飛與民生富裕的階段後，產業也已經由農業轉變為工業，而近年來的高科技產業發展也為台灣贏得「科技島」的美譽。但如

² Weil am Rhein 的鄰城 Haltingen、Ötlingen、Friedlingen 及 Otterbach 也都加入了「椅子之城」的計劃，因此在這幾個小城也可見到這些公共藝術。

何在工業與科技的發展中保有人文與藝術的素養、如何凝聚當地居民對於公共藝術的認同與共識，並達成政府、企業與民眾之間的協調以營造城市或社區的特色，Vitra 企業的經營理念與 Weil am Rhein 的城市規劃模式，都是台灣最佳的典範。

五、入選者之參訪心得

（一）蔡依珊

1. 與 Dr. Titus Kockel 的訪談

在展覽的最後一天，「TALENTE 競賽」的承辦人 Dr. Titus Kockel 特別和我做了一個訪談，以期能夠對 2008 的「TALENTE」有所建議，下列的訪談內容可供下屆的入選者參考。

首先問我來自哪個國家和我就讀的學校的基本介紹，也包括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負責先進行國內的統一收件。接下來的問題主要針對展覽，如作品的陳列或整體的規劃上，有何建議，因為我不喜歡以好幾層玻璃板去擺放不同藝術家的作品，並且在我的作品前面又另外放置了另一個藝術家的作品，而 Dr. Titus Kockel 則是回答展場的空間有限，所以沒辦法讓每件作品都能擁有一個專屬的臺座，但他非常樂意和藝術家對談，以了解藝術家較想要的作品呈現方式，由於他不一定有時間能和所有的參展藝術家溝通，所以任何能和他對談的藝術家，對他來說都是寶貴的經驗，這將有助於在下次明年「TALENTE 特展」的改進。

而他也針對作品部分，做更進一步的了解。例如，我的作品最重視的是形、或者顏色或是內容等等，或是我認為我的作品為後來的藝術家帶來什麼新的觀念，有什麼是可以讓接下來的藝術家學習的等等。雖然 Dr. Titus Kockel 本身並不是研讀金工或是工藝這項領域，但從訪談的過程中，可以感受到他其實很用心的去了解每一個藝術家背後的創作理念，所以他可以針對我先前報名表上寫的創作理念，提出一些問題來，我想這部分真的是台灣在辦類似

的比賽時可以學習的。

和工藝所所長合影：我的作品在最下層，
前面為藝術家 Tarja Lehtinen 的作品

接下來的訪談部分，大部分是針對「TALENTE」這項競賽的感想，包括，我們學校教授對這項比賽的看法，及國內其他單位對這比賽的看法，或是在報名表的填寫上，有沒有任何困難，我也回答因為有一些曾入選過的得獎者的經驗，及工藝所負責審理協助，所以大致上還不算困難，他也認同工藝所在扮演此收件角色的完善性，並且他也對台灣歷年的得獎者有印象及期待下屆的台灣作品。

2. 「TALENTE」與國內競賽之比較

「TALENTE」是一個舉辦多年的常態性、國際性的徵件比賽，並且宗旨是爲了鼓勵年輕藝術家，所以這個比賽規定每個人一生只能入選一次「TALENTE」，只要入選過，就要把機會讓給其他的藝術家，當然這項比賽也具備了當代性，因為它鼓勵創新、不同於以往的作品，也期待社會大眾去認識。入選此項比賽，不僅有發行國際性的刊物，可以讓世界各地的人看到專刊上，打著 TAIWAN 的藝術家的作品，也讓世界上重視此領域的人們，能了解原來台灣的金工界或其他應用藝術家在做些怎麼樣的作品。

國內最重要的工藝競賽，莫過於國家工藝獎了，這兩個比賽的方向是相當不同的，國家工藝獎偏向傳統的國家工藝，重視傳統技藝的傳承，而得獎者也往往是有精良技術的作品，只是我認為傳統的東西固然重要，世界的工藝發展趨勢也是不容忽視的，就當代的金工來說，有很多新的觀念，有很多新的技法，有很多新的表現方式，也有更豐富的造形，這是能爲當下人們的眼光所接受的，國內在這方面的眼光似乎比較缺乏，倘若能在重視傳統也顧及當代的情況下，我想對國內年輕一輩的工藝家，會有更多的幫助。

3. 旅程所給予對創作的啟發

德國是一個工藝很強的國家，從許多販售的工藝品便可略知一二，在城市裡也一直可以隨時看見許多美的事物，其中店家的招牌是讓我感興趣的地方，台灣的招牌都是壓克力燈箱，德國的招牌卻是相當美的藝術品，並且是使用金屬材質，這點更讓我感興趣，在 Weil am Rhien 小鎮看到的招牌都是以花草的圖案去排列成線性的結構，店名則寫在金屬板上，有的是一層，有的是好幾層的串連，這讓我想到的，以往展覽作品的臺座，或許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呈現。

行走在城市之中，常會被牆上雕塑所驚奇到，或是在街道上看到的彩繪獅子，這好像讓人稍微走到一個情節裡，雖然再走下去，又會被拉回現實，能在創作中帶給人們想像，也是我之後想要發展的方向。

4. 整體感想與建議

能夠有此機會至德國訪談，是相當難得的，工藝所在接洽這個比賽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此比賽是一國際性的重要工藝競賽，但除了「TALENTE」以外，在工藝方面，仍然還有其他重要的國際競賽的，教育部鼓勵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勵要點，工藝類便只列有一項，和其他設計類或是動畫類比起來是相差很多的，這也顯示工藝在台灣整個大環境裡，仍處於較邊緣的地位，雖然工藝所等其他單位也非常努力的在發展工藝，但仍限於台灣這個環境，打入國際的實在並不多。然而我想若能更加重視，如果其他的國際工藝競賽也能有像工藝所這樣的資源及幫助的話，對台灣的工藝在國際間的地位無疑是一大助力。

而這次訪談的過程，仍是以參觀居多，交流較少，這當然是因為時間及語言上的因素，若能至「TALENTE」展場設攤，或許便能有較多交流的機會，

而邀請國外藝術家至台灣給予短期的 WORKSHOP，或是讓台灣的藝術家至國外的工作室裡做短期的創作學習，也都是能有實質效益的。

期待明年的「TALENTE」，台灣的年輕藝術家仍能在國際舞臺上發光發熱。

（二）林嘉容

踏上慕尼黑「TALENTE」競賽特展之旅，從各國參賽作品中得到更多激盪，而主辦單位近三十年的堅持，讓我，對於重複性的過程與手的碰觸吸引力，更加執著與迷戀。

一絲不苟的態度，似乎是我們對於德國人的既定映像。建築不似義大利的矯揉，葡萄酒沒有法國的繁複，嚴謹的性格下，有著童話般的生活態度，在許多不易察覺之處，卻有著日耳曼民族莫名的堅持。

德國慕尼黑國際工藝大展，已邁入第六十一屆，德國人對於工藝的定義，從廚房裡的鍋子、浴室內的按摩浴缸、客廳中的家具、戶外游泳池的帳棚、整間的小木屋...等，當然，也包含我們印象中狹義的手工藝品，從木工、金工、羊毛氈、手織物、手風琴....等，整整四個大館的展覽空間，逛到沒時間好好吃頓午餐，對於長久居住於狹小台灣的我們，對於德國人另類的定義堅持，簡直無法想像，定義可以是寬廣，但細節卻是如此堅持。

慕尼黑國際工藝大展場上的椅子特展

「TALENTE」與其他特展「EXEMPLA」、「SCHMUCK」與「MEISTER DER MODERNE」，每年固定會置於 A1 展區。在 A1 展區內，除特展之外，還有許多工藝性個人工作室、學校或國家代表設攤，分隔的攤位，各有各的專精與特色，每個攤位都會有工藝家現場示範製作，非常符合工藝之實作精

神，更滿足工藝家與參觀者的好奇心。特地架高的工作檯面，仰望的視點，是對工藝師的尊重，沒有多餘的隔板，不會阻隔工藝師與觀者之間的交流與問答。

「TALENTE」，為工藝新鮮人所舉辦的徵選式特展，造型設計類參賽者年齡得低於三十歲，參展作品中，不只有新生代新理念的發衍，新鮮人並不代表技法的生澀，是游走於傳統技藝與創新理念下的極大值呈現，各國參賽作品各異其趣，有為創作理念誇大的詮釋，有含蓄內斂的表現工藝之溫潤，作品可以是抽象、優雅或童趣，藉由參觀展覽，對於各國工藝的發展或教育模式，有短暫的了解與交流。

與工藝所林所長在作品前合影

從倫敦的設計博物館 Design museum，V&A（victoria & albert museum），日本的各地民藝館等，德國的 Vitra design museum，各國對於設計與工藝類展覽，總會很明確的與一般美術類展覽場區隔，反觀台灣，似乎就是缺少這樣態度明確的設計類或工藝類展覽場，2005 年於北美館展出的「薇薇安·魏斯伍德的時尚生涯特展」，驚人的人氣，或許就清楚地說明，設計類或工藝類的展覽是一般民眾渴望的展覽。

特展「Exempla」今年的主題為「時尚」，舞臺上正在示範德國傳統服飾的穿法

這次的出訪，或許與藝術家之間的交流太過匆促短暫，但「臺灣」，這個國名，已在慕尼黑國際工藝競賽中獲得贊同與肯定，「TALENTE 競賽」的台灣入選者正努力地讓世界看到「臺灣」。

（三）吳芳義

第一次出國就去了地球的另一端—德國，不多不少足足花費半天 12 小時

的飛行時數。昏昏欲睡卻又睡得不沉是首次搭機的貼切寫照。當我離開熟悉的城市前往陌生的城市，接觸陌生的人、族群，我驚訝自我意識的無限可能！你會發現原來...也可以如此...怎麼以前沒...，一連串的驚乎！使我清醒。離開、旅行，如此可貴。它創造了一個過程使學習無限延伸、使一切無限可能。

慕尼黑國際工藝大展容納了各式各樣的工藝展品，園藝造景工具、廚藝用具、服裝、珠寶、其中包含的類別相當廣闊，相對於台灣對工藝的定義與認知而言確實眼光遠太多了。「TALENTE 競賽特展」是工藝大展中的一個主題展。珠寶、金屬、纖維、陶瓷、玻璃、木屬，種類繁多、風格豐富。除了作品技術的表現值得學習之外，創意與地方特色的傳達也是一個值得創作者與觀賞者思考的另一新起點；若要評斷作品的好壞，屏除客觀技術之外，主觀的創意與風格往往存在著因觀點不同而產生的判斷差異。此時運氣便將成為得獎者受青睞的主要原因了。此次展覽的入選作品中，就我個人觀察發現全球化的風行與在地性的興起，各自角力著並且直接植入兩者相對應的觀點差異。展場周圍同時販售工藝家精心設計巧手製造出的各類作品，服飾、金屬首飾，不僅創意十足且藝術性濃郁，藝術性與功能性的巧妙結合。堪稱手工藝精品，極具市場性與藝術性，足為文化創意產業之借鏡。

記得在初到慕尼黑的第二天拜訪的台灣駐慕尼黑辦事處，餐會中聊到如何使台灣在國際間藉由任何形式發聲這樣的話題。文化藝術的形勢很顯而易見的將位台灣開創無限可能的中立平台。回顧過去幾屆台灣入選 TALENTE 的眾多藝術家與其作品，所累積的文本正逐漸擴展其廣度與深度。假以時日定有條件產生迴響，更值得期待以文化藝術的平台進行對外的交流與對話。

拜會台北駐慕尼黑辦事處朱建松處長

獲知得獎時心情超級 COLORFUL！當時正在成功嶺替代役新訓中心服役，枯燥無趣服從命令的生活逼得我眼中所見的一切都是黑白電影的畫面這般無奈。開始期待開始無限制的想像出國的見聞，畢竟這是我第一次出國。

得獎的消息急著與朋友分享，朋友的喜悅使得我對自己的創作燃起一些信心。隨即讓我很現實的思索著未來的路。曾聽見朋友說過一段心酸的見解。他說在台灣搞藝術的人登很勇敢也很傻，不論如何都要想辦法「奪取」大獎的肯定。就算必須違背自我的創作理念與風格也在所不惜。這很現實的道出台灣藝術圈的真實面。頓時喜悅的心情短暫的流過我的思緒，血淋淋的流成一道長河。蔓延向未知。

與工藝所林所長於展場合影

六、工作心得與建議事項

- (一) 慕尼黑國際工藝大展舉辦至今已有超過六十年的歷史，而場上的特展如「TALENTE」、「Schmuck」等競賽也有超過二十年的歷史，其在世界上的知名度與吸引力便是在這種日積月累的持續努力與經驗下所建立起來的。國內各項活動的舉辦也應該有延續性，持之以恆，如此才能讓各個欲參予的人有跡可尋，並且可以提早準備，以提昇活動的素質。
- (二) 今年在德國主辦單位贈與本所的「TALENTE」歷年專輯中，可發現早在本所擔任聯絡單位之前，於二〇〇〇年與二〇〇四年皆有年輕的台灣藝術家入選，其中甚至有獲得「TALENTE 獎」者！這些入選者皆是就讀於國外的藝術學校，並以當地學生的身分報名參賽。可見國外這方面的訊息接收與傳播要比台灣來得迅速，因此相關單位應主動提供此類訊息，並協助參與者報名參賽，以提高台灣在國際上的曝光率。
- (三) 「TALENTE 競賽特展」的立意良好，在本所持續追蹤與聯繫下，台灣前兩屆入選的六位創作者中，金工藝藝術家事後除受邀至各地展出與教學外，飾品店的業務也蒸蒸日上，在近年來十分熱門的創意市集中，「爆炸毛頭與油炸朱利」頗具知名度，兩位負責人即是「TALENTE 2005」

的入選者，而兩位編織藝術家在後來的立陶宛國際織品雙年賽與佛羅里達國際織品賽中又獲得入選；在這六位藝術家當中，纖維藝術家康雅筑與陶藝家胡慧琴則是分別受邀至美國紐約與荷蘭阿姆斯特丹駐村；他們的表現無疑是印證了「TALENTE 競賽特展」的宗旨：工藝界新生代進入職場或是開創藝術事業的重要跳板。年輕工藝家藉此獲得肯定，而政府部門因而提供實質的獎助對入選者而言更是莫大的鼓勵。這樣的一個機制可以增加創作者的創作動力，也可以提升台灣在國際上文化創意產業競爭力。

- （四）本所連續兩年皆補助入選者全額參訪費用（含機票、簽證、保險及生活費）。為使獎助金能獲得更有效的利用與參訪行程有更大的收益，可試行將生活費改為入選者文宣印刷設計費，讓入選者在展場或是拜訪相關單位時提供對方書面資料，除讓對方本國藝術家的作品有一較為全面的認識外，亦可加強對方的印象。